

中國文學入論第四種

中國小說概論

上海學院  
教授志  
胡懷琛著

# 目次

一 緒論·····	一
二 中國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的解釋·····	二
三 古代所謂小說·····	四
四 唐人的傳奇·····	一四
五 宋人的平話·····	二五
六 清人傳奇平話以外的創作·····	三九
七 西洋小說輸入後的中國小說·····	四三
八 總結·····	五三

# 中國小說概論

## 一 緒論

本書定名為中國小說概論，內容所要說到的，當然是中國小說的一般的情形。我們要講中國小說，我們的第一個難解決的問題，就是「甚麼是中國小說」？這個問題，我才提出來，也許有人要說是笑話：「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書，難道還不會知道甚麼是中國的小說？」三國志演義不是中國的小說麼？水滸傳不是中國的小說麼？聊齋志異不是中國的小說麼？難道這些書你還不知道？至於搜神記、神仙傳、新序、說苑那些小說，更不必談！我道：你且慢談！讓我問你：三國志演義、水滸傳、聊齋等書，和現代通行的小說，體例是不是相同？這個，我敢說是不相同的。

現代通行的小說，實在是從外國移植過來的一種新的東西，在中國原來是沒有的。只不過因為他略和中國的所謂小說大概相像，所以就借用「小說」二字的名稱罷了。現代講文學的人，大概都是拿外國的所謂小說做標準，拿來研究或整理中國的所謂小說。這實在是個新的辦法，因為我們假定立在這個立場，竟可以說中國在「五四運動」以前沒有小說。

說中國沒有小說麼？「小說」兩個字早已有之。在莊子中已經有了「小說」兩個字。而且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有謂「小說家」和「儒家」、「道家」等並列為十家。漢志中又列舉了一大批古代的小說書目。晉宋以後的小說作品，更多到不可勝數。怎麼好說中國在「五四運動」以前沒有小說呢？這個問題，豈不是很難解決麼？其實也不很難。我們只要認清他們是「同名異實」。所謂同名異實，就是同用著「小說」兩個字做名稱，實際上是兩樣東西。這個困難之點，我們先把他弄清楚，我們開口講中國小說，就不至於有錯誤了。

不但是中國古代的小說，和中國現代的小說（就是受過西洋文學的洗禮而創造的小說）是同名異質，就是在中國古代的小說中也有同名異質的。例如宋元以後的水滸、三國演義等和宋元以前的小說是不是相同，然而他們都叫做「小說」，而且舊的文學家，把一切筆記、叢談，及其他的零碎的作品，都稱為小說。弄得小說的範圍十二分的廣泛。結果是教整理中國小說者無從下手，於是思想比較新的人，就索性說中國沒有小說，在「五四」以前沒有小說，或認為雖有小說，而毫無研究的價值，把他一筆鉤銷了不提。如單在創作方面說，儘管可以如此，若在文學史方面說，這種辦法，就不行了。

我以為種種困難問題，都是因為不曾看清「同名異質」而產生的。所以研究整理中國的小說，對於這一點，要特別的注意。現在我這一冊中國小說概論，就注重於這一點，把自周、秦到現代的所謂「小說」的同名異質之處，作一個有系統的說明，使後來研究的人，得到一點便利。但這是一種嘗試的工作，究竟成功不成功，這時候我自己還沒有把握。至如關於中國小說所必要的知識，在這一冊書中，大概也都說到，以符合中國小說概論的名稱。

## 二 中國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的解釋

『小說』二字，在中國的古代早已有，在二千年前早已有，但是在那時候，『小說』二字的涵義，和現代通行的『小說』二字的涵義，完全不同。『小說』二字，在中國的古書中，曾見於莊子。他說：『飾小說以干縣令，其於大達也亦遠矣。』

『小說』二字又見於荀子，只不過把他們分拆開來罷了。他說：『故智者論道而已矣，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！』

莊子將「小說」與「大達」對稱，荀子將「小說」與「道」對稱，又將「小家」與「智者」對稱，這就可以見得他們

是怎樣看不起小說。文人看不起小說，自戰國時起，一直到清末爲止，竟成了一種傳統的思想。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，雖然把『小說家』在『十家』中佔了一個地位，究竟把『小說家』放在『九流』以外，和『九流』共稱十家，在無意中表示小說家的地位比其他各家更要低一些。班固對於小說家的說明道：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『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弗爲也。』然亦弗滅也。聞里小智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知或一言可採，此亦對義狂夫之議也。

這裏班固引孔子的話，以解釋小說，而又自加按語。孔子的原文，是至『是以君子弗爲也』爲止，班固加上『然亦弗滅也』一句，比較的算是更看重小說了。孔子所說的『小道』原不是單指『小說』而言，然當時所謂『小說』也就包括在『小道』之內。

據以上所引莊子、荀子、漢書藝文志的話，可見中國古代對於小說的觀念的一斑。究竟『小說』二字在古代的涵義是怎樣，換一句話說，古代對於『小說』二字是怎樣的解釋，這個，我們但從『小說』二字的本身，也可以看得出。

『小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。『說』字，在那時候和『悅』字是不分的，所以有時候『說』字就等於『悅』字。用在此處，『說』字至少涵有『悅』字的意思。『小說』就是講些無關緊要的話，或是講些笑話，供給聽者的娛樂，給聽者消遣無聊的光陰，或者討聽者的歡喜。這就叫做小說。當時不稱爲『小語』，不稱爲『小言』，不稱爲『小記』，而稱爲『小說』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假定古代對於『小說』二字的解釋是如此，那麼，我們可以知道莊子、荀子、班固爲甚麼看不起小說了。我們更可以知道古代的文人爲甚麼都看不起小說了。中國文人把小說看得重要，還是在前清末年受了西洋小說輸入中國的影響，才把小說看重的。上面所引的莊子、荀子、班固的話中間有幾個專門名詞，現在把他們在這裏分別解釋一下。

小說 凡是一切不重要，不莊重，供人娛樂，給人消遣的話稱爲小說。這雖以故事爲多，但不一定限於故

事，非故事也可叫小說。

珍說 和後世常用的『珍聞』、『奇聞』、『奇談』等名詞差不多。

小家 是對於『智者』而言換一句話說是對於正式的『學者』而言。

小說家 同上。

稗官 『稗』是『小』的意思，『稗官』是『小官』的意思。『稗官』是周初或周以前的一種制度，由國家派了這些官在民間採訪風俗，調查社會狀況，報告給政府，政府根據這些報告，可以知道民間的情形。這些報告的本身就成了小說。這些人稱為『稗官』。後世稱小說家也常常借用『稗官』二字，稱小說也常稱為『稗史』。我們讀了上面的話，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對於『小說』二字的解釋是怎樣了。我們也可以知道舊式的文人為甚麼看不起小說了。有人問我道：『你在前面說：這雖然以故事為多，但不一定限於故事，非故事也可叫小說。非故事為甚麼也叫小說呢？』我答道：『這原是古人的錯誤。但在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情形，你現在且不要管，請你讀完了本書的第三章，你就可以知道。因為第三章中曾說到這一點。』

### 三 古代所謂小說

總論古代所謂小說 這裏『古代』二字，是指自周、秦到隋這一個時期而言。因為到了唐代，已有『傳奇』這個專門名詞，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。到了宋代，又有『平話』這個專門名詞，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。從周、秦、兩漢、晉、南北朝直到隋，所有的這一類的作品，只好通稱為『所謂小說』。所以在這本書裏也把一個長期劃成一個時代。關於『傳奇』、『平話』分別在下文說明，這裏單說古代所謂小說。

在這個時期，『小說』二字是漫無界限的，這已如前章所言。今據其中比較似乎是小說的分別說明如下。存在經史子中的小說 根據前一章的話，在莊子、荀子中已有『小說』二字了。但在那時候，沒有所謂小說

的專書，漢書藝文志中所開的書目，也有周秦時的作品，但情形複雜，下文另詳。現在我們要看那時候所謂小說，只好往『經』、『子』、『史』中間去找。（當史中更多）先說『經』中的小說罷。

齊人妻妾（孟子）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虛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問良人之所之。』早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。獨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至東郭墻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者也。今若此，』與其妾諷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

苛政猛於虎（檀弓）

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。夫子式而聽之，使子路問之曰：『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憂者。』而曰：『然！昔者吾舅死於虎，吾夫又死焉。今吾子又死焉。』夫子曰：『何爲不去也？』曰：『無苛政。』夫子曰：『小子識之，苛政猛於虎也。』

這都是所謂『經』中的小說。再說『史』罷。

戰國策原是史類中的一部書。在我們看，大半可以說是小說。今舉兩例如下：

客見趙王曰：『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，有之乎？』王曰：『有之。』曰：『何故至今不遣？』王曰：『未得相馬之工也。』對曰：『何不遣建信君乎？』王曰：『建信君有屬事，又不知相馬。』曰：『王何不一遣紀姬乎？』王曰：『紀姬，婦人也，不知相馬。』對曰：『買馬而善，何補於國？』王曰：『無補於國。』曰：『買馬而惡，何危於國？』王曰：『無危於國。』對曰：『然則買馬善而者惡，皆無危補於國，然則王之買馬也，必將待工，今治天下舉措非也，國家侈虛，而社稷不血食，然則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？』趙策。

甘茂亡秦，且之齊，出關，遇蘇子。曰：『君聞江上之處女乎？』蘇子曰：『不聞。』曰：『夫江上之處女，有家貧而無燭者，處女相與語，欲去之。家貧無燭者將去矣。』請處女曰：『妾以無燭，故常先至，掃室布席，何愛陰明之照？四壁者，幸以燭妾，何妨於處女？妾日以有益於處女，何爲去我？』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。今臣不肖，適逐於秦，而出關，願爲足下掃室布席，幸無我逐也。』蘇子曰：『善。請重公於齊。』乃西說秦王曰：『甘茂，賢人，非檀子也。其居秦，累世重矣。自穀塞，裕谷地形險，烏盡知之。彼若以齊約韓魏，反以謀秦，是非秦之利也。』秦王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蘇子曰：『不如重其賞，厚其祿，以迎之。彼來，則置之槐谷，終身勿出。天下何從圖秦？』秦王曰：『善。』與之上卿，以相印，迎於齊。甘茂辭不往。蘇代謂齊王曰：『甘茂，賢人也。今秦與之上卿，以相印，迎之。茂，德王之賜，故不往，願爲王臣。今王何以禮之？王若不留，必不德。王彼以甘茂之賢，得擅用強秦之衆，則離國也。』齊王曰：『善。』賜之上卿命而處之。秦策。

這裏爲篇幅所限，不能多舉例，好在戰國策這一部書，是極普通的，讀者只要讀過這部書就可以知道，也不必多舉例證明。再看後世的列國志、七國演義等小說，都是從左傳、國語、戰國策這些書中取來的材料。從這一點看來，我們就可以知道周秦時候所謂『史』中所包涵的小說了。以上是說『史』，現在再說『子』罷。

顏闔（莊子）

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幣先焉。顏闔守陋聞，苴布之衣，而自飯牛。魯君之使者至，顏闔自對之。使者曰：「此顏闔之家也。」使者致幣，顏闔曰：「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，不若審之。」使者還反幣之，復來，求之則不得已。（讓上）

醉酒者（韓非子）

宋人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，過客甚饒，爲酒甚美。縣同懸，釀其高者，然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問其長者，揚曰：「汝狗彘耶？」曰：「狗彘則酒何故而不售？」曰：「人長焉，或令孺子懷錢挈壺，遷而往，酤而狗逐而齧之，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」（外儲說右下）

這都是所謂『子』中的小說。有的是『寓言』，有的是『重言』，『寓言』這兩個名稱見於莊子。所謂『寓言』就是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故事，故事中的人物隨便說是齊人，是楚人，是鄭人，是宋人，或假造一個名字。所謂『重言』也是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故事，而故事中的人物，卻借用一個古人的名字。例如莊子讓王篇中有孔子、顏回、曾子等人的故事。這些都是所謂『重言』。『重言』就是借用古人的名字，而使這故事更爲人所重視的意思。有些『重言』故事完全是由作者造出來的。有些『重言』故事一部分是真的，而另一部分是由作者加上許多假者，使他格外的動聽。也有些『重言』將某甲的故事，說成是某乙的故事，這當然是乙比甲更有名，所以要用乙的名字。

總之『經』、『史』、『子』中都有小說。在『史』中的以實在的故事爲多；在『子』中的以『重言』、『寓言』爲多。而在『經』中，則孟子中多『寓言』，左傳爲實在的故事。

現在我們再要說明一件事，就是在周秦時，以及西漢時他們所稱爲『說』的，並不一定就是故事。例如韓非子書中有內儲說外儲說等篇，淮南子書中有說山說林等篇，這種命名，恰等於後世的說海說庫等名稱。然內



容並不全是故事。西漢末年劉向所輯的說苑，一共二十卷，其他都是故事，只有第十六卷獨不是故事，只是零碎的關於理論的話。但他們都稱爲『說』。從這一點，可以知道這個時期的所謂『小說』或所謂『說』，他的界限是很寬泛的了。

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目錄，我們要知道西漢以前的小說是怎樣，我們除了從所謂『經』、『史』、『子』中找出一些我們認爲是小說的作品以外，我們再要看看一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目錄。

班固著漢書，創爲藝文志一門，藝文志中又有小說一類，開列了一大批小說目錄，使我們藉此可以知道西漢以前的所謂小說的情形。今將其目錄抄錄如下：

伊尹說二十七篇（原註：其語淺薄，似依託也。）

鬻子說十九篇（原註：後世所加。）

周考七十六篇（原註：考周事也。）

青史子五十七篇（原註：古史官記事也。）

師曠六篇（原註：見春秋。其言淺薄，本與此同，似因記也。）

因記也。）

務成子十一篇（原註：稱堯問，非古語。）

宋子十八篇（原註：孫卿道宋子，其言黃老意。今按：卽宋鉞。孟子作宋牼。今其書，清馬國翰有輯本。）

天乙三篇（原註：天乙，謂湯。其言非殷時，皆依託也。）

黃帝說四十篇（原註：迂誕依託。）

封禪方說十八篇（原註：武帝時。）

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（原註：武帝時。師古曰：劉向別錄云：饒，齊人也，不知其姓。武帝時待詔，作書名曰心術。）

待詔安成未央術一篇（應劭曰：道家也。好養生，爲未央之術。）

名曰心術）

臣壽周紀七篇（原註：項國圉人，宣帝時。）

爲未央之術）

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（原註：河南人。武帝時以方士侍郎，號黃車使者。應劭曰：其書以周說爲本，師古曰：古史記云：虞初，洛陽人，卽張衡西京賦『小說九百，本自虞初』者也。）

說九百，本自虞初一者也。）

百家百三十九篇。

說九百，本自虞初一者也。）

說九百，本自虞初一者也。）

百家百三十九篇。

右『小說』十五家，千三百八十篇（如今計算，爲一千三百九十篇）。

以上班固所開的一大批書目，到現在一部也不存在，只不過留著這些目錄，供給我們做一種參考的材料罷了。這些原書，不但是我們不能看見，說不定連班固自己也沒有看見，因爲班固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及劉向的別錄而成的，可以說，未必是看見原書。原書在劉向校書以後就散失了，但我們可以說：劉向是曾經看見過的，然而我們也有一種推測，說這些書的原本，在劉向校書以後就散失了，但是這些原書中的故事，有大部分，至今還存在，是改頭換面的存在劉向所輯的說苑、新序等書中。這個詳細的情形，等我在下一段再說。

劉向所輯的古小說 原來劉向是西漢的著名學者，他在漢成帝時，校書於天祿閣。所謂天祿閣，是當時國家藏書之所，恰等於今日的國立圖書館，劉向恰等於今日的國立圖書館館長。當時經劉向所校定的書，他都做了『提要』。他又輯了五種小說：(1)說苑，(2)新序，(3)列女傳，(4)世說，(5)百家。這五種書的內容如何，等我在下面分別開來細講。現在單說這五種書一般人都以爲是劉向的創作，其實並不一定是他自己作的，只不過是從那些古小說（漢書藝文志中所載小說）中選出來的。這是古人著書的通例，不足爲奇。如此說來，因爲說苑新序、列女傳三書今尚存在，可知古小說至今尚存在，只不過存在劉向的書中，並不是他們的原本罷了。現在再把這五種書，分開來說一說：

(1)說苑這是劉向所輯錄的一種，共二十卷，所記的大概都是周、秦到西漢時的故事。只有第十六卷不是故事。此書被漢書藝文志列入『儒家』，其實是小說。至今仍舊存在。

(2)新序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，共十卷，內容也和說苑差不多。漢書藝文志也把他列入『儒家』，至今仍舊存在。

(3)列女傳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，共八卷，所記多係女子故事，從虞舜二妃起，到西漢時止。漢書藝文志

也把他列入『儒家』。至今仍舊存在，而且後來也有人把書中的故事繪了圖，又有人把原文加了註，流行得更普遍了。

(4)世說。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。原書今已失傳，不知內容如何。但在南北朝時，另有劉義慶所著的世說新語，而世說新語這個名稱，是因襲世說而來的，可以知道他們的性質是差不多。(世說新語另詳見於後面)

(5)百家。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。漢書藝文志列入小說。說是百三十九篇。但不曾說是劉向輯的。那麼，我們何以知道是劉向輯的呢？因為劉向所作說苑序上有幾句道：『臣向所校中書，說苑雜事，除去與新序重複者，其餘淺薄不中義，別集以爲百家。』因此我們知道百家是劉向所輯的。又因這篇序只在『宋本』說苑上有的，今通行本說苑缺去此序，所以知道的人更少。

『百家』原書早已失傳，但是最近我從他書中找到兩條百家的『佚文』。這也可算是小說史中的一種珍貴的材料。今把他附錄在這裏。這兩條原被應劭的風俗通義所引，(但今已成佚文)繼被藝文類聚轉引，因而保存到現在。雖然是極簡的兩條，但是在小說史上，確有相當的價值。現在我們且看他的原文罷！

公輸般見水上壘，謂之曰：『閭汝匪形！』壘，通出頭。般以足畫圍之。壘，引閉其戶，終不可開。般遂施之門戶，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。

宋城門失火，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。池中空竭，魚悉露見，但就取之。

後一個故事，又見於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已篇，及淮南子說山篇，但皆謂『係遺失珠寶於池中，汲水求珠，因而殃及池中之魚。』和百家所記的大同小異，或是一個演化成兩個。又按，至今有『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』的諺語。這諺語的出處，就是在百家上。

山海經與穆天子傳。除了前兩章所說的那些古小說以外，現在再要說兩部古小說，就是山海經和穆天子傳。山海經原是一部古代的神話一類的書，又似乎是一部古地理書。舊說是禹益作的，這當然是不可信，但是他的產生的時代，卻是很早。不過在晉以前並不爲人所注意，直到晉人郭璞把他加了註解以後，才盛行起

來。陶淵明的詩道：『流觀山海圖』在那時候已有人把山海經中的人物繪成圖畫了。山海經的內容分南山經、西山經、北山經、東山經、中山經、海外南經、海外西經、海外北經、海外東經等十八篇（篇目亦古今不同，今依照今所存本爲準）。每篇所記的都是各該地方的山水，以及奇形怪狀的鳥獸、草木、並神或人。如西山經中的一段云：

……槐江之山……邛時之水出焉……神英招司之，其狀馬身而人面，虎文而鳥翼，徇於四海，其音如「榴」……

又如北山經中的一段云：

……葆光之山……畫水出焉，而西流注於河。其中多鱧鱒之魚，其狀如鰻而十翼，鱗皆在羽端，其音如鵠，可以禦火，食之不癩……

今舉兩例如此，其他大概相似。至如海外南經中有所謂『厭火國』、『三毛國』、『貫胸國』、『交脛國』、『歧舌國』、『長臂國』、『三首國』等，海外西經中有所謂『三身國』、『一臂國』、『丈夫國』、『女子國』、『白民國』等，種種奇形怪狀，荒誕不可究悉。

山海經究竟是何人作的，我們不能知道。大概是一部古代的『神話化』的地理書，又不是一手作成的，是經過若干人的增補重編而成的。因爲他涵有很豐富的小說的趣味，所以自晉以來，人家都把他當小說看。山海經和後世的小說的關係也很深。例如後來的神異經、海內十洲記等書，都是從山海經演化出來的。神異經及海內十洲記都題爲東方朔作，其實是假託的，不知爲何人所作。清人李汝珍的鏡花緣，託言唐敖、林之洋、多九公三人遊歷海外，到過許多的奇怪的國如『大人國』、『小人國』、『兩面國』、『君子國』、『白民國』、『黑齒國』……等，也都是從山海經演化出來的。

穆天子傳也是一部古小說，不知是何人作的。在晉太康二年，從汲冢、魏襄王的墓中發現出來。在陶淵明時已流傳得很普遍了。陶淵明的詩道：『沈覽、周王傳、流觀、山海圖』我們從這兩句詩裏，可以看出淵明的蕭閒自在，沈醉於小說之中的情形，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在社會上流傳的情形。穆天子傳的

內容是記周穆王西遊的故事，說他乘著八駿所駕的車子行到西王母國，西王母招待他在瑤池喝酒，也涵有很豐富的小說的趣味，周穆王真有這人，但如傳中所說的所到過的地方，未必全是實事。但這部書卻是古小說中的一部名著。

西京雜記及其他 現在再說一說西京雜記。西京雜記是記西漢京都的零碎事情，可以說是「雜史」，也可以算是小記。原題漢劉歆作，明孔天胤刊本題晉葛洪作（四部叢刊即根據此本影印）。清張海鵬學津討源本亦題晉葛洪作，但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清四庫總目提要皆謂係南北朝時吳均作，託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而成。大概此書亦非成於一人之手，題任何一人之名，都是不對的。

在南北朝時，和他同性質的書，有宋拾遺十卷，梁謝綽作，又有瑣語一卷，梁顧協作。今皆失傳。書目見於隋書經籍志。到唐代更多，如朝野僉載（張鷟作）如開元天寶遺事（王仁裕作）如大唐新語（劉肅作）如明皇雜錄（鄭處誨作）等都是。以後每個時代都有，在民國初年極流行的所謂「掌故小說」就是這一類的書。

搜神記、神仙傳及其他 在晉代更有兩部著名的神話，都是晉人所作，而為晉以前的神話「集成」。一是搜神記，一是神仙傳。

搜神記二十卷（足本二十卷，也有非足本的），干寶作；神仙傳十卷，葛洪作。

寶字令升，新蔡人，作搜神記。劉惔稱之為「鬼之董狐」相傳：「寶父有寵婢，而母性妬，父死，母推婢入父棺中，後葬，父婢猶未死，能說鬼怪事。寶又有兄，病死復蘇，也能說鬼怪事。寶因撰作搜神記。」這雖然是無稽之談，全不足信，然在當時有這種傳說，可以想見干寶這人的旨趣了。

葛洪字稚川，句容人。少好道，元帝辟為掾，平亂有功，賜爵關內侯，後歸隱學仙，著有抱朴子、神仙傳等書。這兩部書雖然都是神話，但搜神記兼說妖怪鬼魅、神仙，而神仙傳則專說神仙。搜神記偏於民間傳說，而神仙傳則全是文人化的神仙故事。搜神記能搜集許多古代的樸實的民間傳說，保存到現在，而神仙傳則有很好的思

想這是兩部書的不同之點。現在各錄原文一二則如下，以見一斑。

張衡(物神記)

魏郡張衡者家本巨富，忽寔老財散，遂資宅與程應，應入居，舉家兩族，轉賣鄰人阿文，先獨持大刀，暮入北堂中樓上。至三更竟，忽有一人，長丈餘，高冠，黃衣，升堂呼曰：「細腰，細腰，應許曰：『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？』答曰：『無之。』便去。須臾，有一高冠，青衣者，次之，又有高冠，白衣者，問答並如前，及將曙，文乃下堂中，如向法呼之，問曰：「黃衣者爲誰？」曰：「金也在西堂下。」青衣者爲誰？」曰：「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。」白衣者爲誰？」曰：「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。」汝復爲誰？」曰：「我杵也，今在櫃下。」及曉，文按次掘之，得金銀五百斤，錢十萬貫，仍取杵焚之，由此大富宅遂清淨。

古巢老姥(搜神記)

古巢，一日江水暴漲，尋復故道，港有巨魚，重萬斤，三日乃死，合郡皆食之。一老姥獨不食，忽有老叟曰：「此(指魚)吾子也，不幸罹此禍，汝獨不食，吾厚報汝。」若東門石鼻，曰赤城，當際。姥日往視，有稚子，許之姥，以實告稚子，欺之，以朱傅，朝日姥見，急出城，有青衣童子曰：「吾龍之子。」乃引姥登山，而城陷爲湖。

魏伯陽(神仙傳)

魏伯陽者，吳人也，本高門之子，而性好道術。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，丹成，和弟子心懷未盡，乃試之，曰：「丹雖成，然先宜與犬試之。若犬飛，然後人可服耳。若犬死，即不可服。」乃與食之，犬即死。伯陽謂弟子曰：「作丹惟恐不成，今既成，而犬食之，死，恐是未合神明之意，服之，恐復如犬爲之奈何？」弟子曰：「先生嘗服之否？」伯陽曰：「吾嘗遠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道，亦恥復還，死之與生，吾當服之。」乃服丹，食口即死。弟子顧視相謂曰：「作丹以求長生，服之即死，當察此何？獨一弟子曰：『吾師非常人也，服此而死，得無意外也。』因乃取丹服之，亦死。餘二弟子相謂曰：『所以得丹者，欲求長生耳，今服之既死，育用此爲？不服此藥，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。』遂不服。乃共出山，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。二子去後，伯陽即起，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，皆起。弟子姓虞，遂皆仙去。道遂入山，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，託寄謝二弟子，乃始懷恨，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，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，以論作丹之意，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，多作陰陽註之，殊失其旨矣。

孫博(神仙傳)

孫博者，河東人也，有清才，能屬文，著書百餘篇，誦經數十萬言。晚乃好道，治黑子之術，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，光照數里，亦能使身成火，口中吐火，指大樹生草，則焦枯，更指，還如故。又有人亡奴，藏軍勢中者，捕之不得。博語奴主曰：「吾爲劉燒其營，舍奴必走出。卿但諦伺捉之。」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，須臾，火起燭天，奴果走出，乃捉得之。博乃復以一青丸擲之，火即滅，屋舍百物如故，不損。博每作火有所燒，他人以水

澶之終不可滅，須臾，自止之方止。行水火中，不沾灼。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，俱不沾灼。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，飲食作樂，使衆人舞於水上。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，傳入其中，漸見背及兩耳，良久都沒。又能吞刀劍數十枚，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。能引鐵爲刀，屈刀爲鏡，可隨時不改。須臾指之，乃復如故。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。

在神仙傳之外，另有列仙傳，題爲劉向作，實係假託，不知爲何人所作。當時魏和搜神記同性質的書，有東陽無疑的齊諧記，吳均的續齊諧記。在唐以後，一切講妖怪、鬼魅、神仙的小說，都是這一類。

世說新語及其他 在這時期，再有一部名著，就是世說新語。此書爲劉宋時劉義慶所作。義慶爲宋宗室，封爲臨川王，故其書上題爲臨川王義慶而不具姓。這書的內容是記三國到晉、宋之間的名流逸事。每一條雖只是寥寥數筆，卻是風趣永雋，不但其逸事爲人所樂聞，即其文字亦爲人所樂誦。今錄一條爲例如下：

明帝

明帝數歲，坐元帝膝上。有人從長安來，元帝問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淚。明帝問何以致泣，具以東渡意告之。因問明帝：汝嘗聞長安何如？日遠？答曰：日遠。不聞人從日邊來，居然可知。元帝與之期日，集羣臣宴會，告以此意，更重問之。乃答曰：日近。元帝失色曰：汝何故異昨日之言耶？答曰：舉頭見日，不見長安。

在當時，同性質的書有裴期的語林（見隋志）、孔思尚的語錄（見新舊唐志）等。以後仿作的人也很多。總結古代所謂小說，從周、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南北朝到隋，所謂小說，不過是如此而已。若說「小說」自有其所謂「小說」的體裁，那麼，在這個時期，實在是不能自成爲一種體裁；換一句話，就是和一般的紀事的文沒有分別。直到唐代的「傳奇」產生以後，才能自成爲一種體裁。到宋代的「平話」產生，又能自成一種體裁。

關於「傳奇」和「平話」的話，在下面分開來細講。讀者讀到那裏，自然可以知道他們的體裁是怎樣的了。在這個時期中，只有世說新語一書比較的最特別。他在篇幅的結構方面，是毫無可言；但在描寫各個人的舉止語氣，能描寫得惟妙惟肖，可以資談助，起文興。這一點是爲其他各書所不及的。至於篇幅的結構，是大家都沒有的。我們研究古代小說發展的過程，對於這一點，應當特別注意。

## 四 唐人的傳奇

傳奇二字的由來，唐人所作的短篇小說，稱爲「傳奇」，在今日已成爲一個普遍的名詞了。在當時並不僅是一個普通名詞，乃是一個專名。就是裴劍所作的一部小說，題名叫「傳奇」，後來就慢慢的把「傳奇」二字，當作一切的唐人的小說的名稱。

陳后山詩話云：「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，用對語說時景，尹師魯讀之曰：「傳奇體耳！」傳奇，唐裴劍所著小說名也。」這是宋人對唐人的小說通稱「傳奇」。

陶南村輟耕錄云：「唐有傳奇，宋有戲曲，譚詞，小說，金有院本，雜劇。」這是元人對唐人的小說通稱「傳奇」。不過到了明清時劇本也稱「傳奇」，如桃花扇，長生殿都稱「傳奇」。這完全是另外一件東西，體裁和唐人的「傳奇」毫不相同。

稱唐人的小說叫「傳奇」，在現代講中國文學的人，大概都用這個名稱；同時，對明清人的戲曲，已不稱爲「傳奇」。這樣已不會混亂了，所以我在這本書裏，也就採用這個名稱，拿來稱唐人的小說。

裴劍這個人的名字，不見於史傳。只有唐詩紀事說：「乾符五年，劍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使副使……」全唐文說：「劍，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……後官成都節度使副使……」按咸通爲唐懿宗年號，共十四年（自公曆八六〇到公曆八七三年），乾符爲唐僖宗年號，乾符五年爲公曆八七八年，他爲高駢掌書記時，至早總在二十歲以後，可知他是生在武宗時，或文宗時。確實的生卒年代，是不可考了。

傳奇共三卷，唐志、宋志皆著錄。今久已失傳，但太平廣記中會收錄數篇得以保存到現在。其中以崑崙奴、竊、隱娘兩篇爲尤佳。竊隱娘又見於袁郊的甘澤謠。今從太平廣記說，認爲是傳奇中的一篇。

傳奇的體制，所謂「傳奇」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？原來「傳奇」就是用文言寫的短篇小說。他的特性，



有可以說明的幾點如下：

(1) 每件少則幾百字，多則一二千字，尤以一二千字以上獨立成篇的爲佳。

(2) 每件包涵一個故事。故事中的人物，大概不外乎是神仙、妖怪、才子、佳人、武士、俠客。

(3) 獨立成篇的，每篇自首至尾，有很精密的組織。

(4) 詞藻很華麗，很優美。

(5) 和紀事的『古文』不同。古文中的事，『真』的部分多，『假』的部分少。傳奇則和他相反，『真』的部分少，『假』的部分多，甚至全是假的。詞藻比『古文』更濃厚。描寫得比『古文』更深切細膩。獨立成篇的篇幅，也比『古文』爲長。所以他和紀事的『古文』絕不相同。

今錄李娃傳於此，以見傳奇體制的一斑。再者，李娃傳和後面第五章平話的起源段中也有關係。可以參看。這個例可說是一舉兩得。

李娃傳

白行簡

汾國夫人李娃，長安之倡女也。節行瓌奇，有足稱者。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。天寶中，有常州刺史樂鵠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書。時望蓋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。德期有詞藻，過然不羣，深爲時輩推伏。其父愛而器之，曰：『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』應鄉試，秀才舉，將行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，計其京師薪餼之費，謂之曰：『吾覺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。今備二載之用，且豐爾之給，將爲其志也。』生亦自負，視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發，月餘，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，嘗游東市，還，自平康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，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。闔一扉，有娃方凭一雙鬟，背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詐墜鞵於地，候其從者，劫取之。累明於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生自爾，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，以觀之。友曰：『此於邪女李氏宅也。』曰：『娃可求乎？』對曰：『李氏頗矚前與遇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，非累百萬不能勸其志也。』生曰：『苟悉其不諳，雖百萬何惜。』他日，乃深其衣服，盛賈從，而往叩其門。俄有侍兒啓扉，生曰：『此誰之第耶？』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『前時遺策耶也。』娃大悅，曰：『爾姑止之，吾當整粧易服而出。』生聞之，私喜，乃引至蕭牆間，見一姥，垂白上簾，卽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詞曰：『聞茲地方有隲院，願稅以居，信乎？』姥曰：『懼其淺陋，險不足以辱長者所處，安敢首直耶？』延生於運寶之館，館宇甚麗，與生偶坐。因曰：『某有女，嬌小，技藝薄劣，欣見賓客，願將見之。』乃命娃出，明眸皓齒，舉步艷冶，生遂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，舉袂寒燠，觸軒窗，目所未親。復坐烹茶，斟酒，器用甚潔。久之，日暮，鼓闌四動，姥訪其居，遽近生，結之曰：『在延平門』